蜀山劍俠傳/0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四回　隻影感蒼茫 寂寂寒山 欣逢佳侶　孺心傷離別 漫漫前路 喜得神鵰

下一回▶

李寧見英瓊連珠炮一般說得頭頭是道，甚麼都是一廂情願，又不忍心駁她。剛想說兩句話安慰她，那鵰已把一堆腊野味喫完，偏着頭好似聽他父女爭論。及至英瓊講完，忽然呱呱叫了兩聲。英瓊疑心鵰要喝水，剛要到廚房去取時，那鵰忽朝李寧父女將頭一點，鋼爪一蹬，躍到風擋之前，伸開鐵喙，撥開風擋，跳了出去。李寧父女跟蹤出來看時，那鵰已走向洞口，祇見它將頭一頂，已將封洞的一塊大石頂開，橫翼一偏，徑自離洞，沖霄而起。急得英瓊跑出洞去，在下面連聲呼喚，央求它下來。那鵰在英瓊頭頂上又叫了兩聲，雪光照映下，眼看一團黑影投向萬丈深潭之內去了。英瓊狂喊了一會兒，見鵰已飛遠，無可奈何，垂頭喪氣隨李寧回進洞內。李寧見她悶悶不樂，祇得用好言安慰。又說道：「適纔所說那些話，都是能說不能行的。你不見那鵰纔聽你說要向你師祖借它來做伴，它便飛了回去麼？依我之見，等那鵰奉命來接我去見你師祖時，我向他老人家苦求，給你介紹一個有本領的女師父，這還近一點情理。你師祖雖說你不久自有仙緣，就拿我這回尋師來說，恐怕也非易事呢。」英瓊到底有些小孩心性，她見爹爹不日出家，自己雖說有仙緣遇合，但不知要等到何時。便想起周淳的女兒輕雲，現在黃山餐霞大師處學劍，雖說從未見面，她既是劍仙門徒，想必能同自己情投意合。再加上幾代世交，倘能將鵰調養馴熟，騎着它到黃山去尋輕雲，求她引見餐霞大師，就說是她父親介紹去的，自己再向大師苦求，決不會沒有希望。等到劍術學成，在空中游行自在，那時山河咫尺，更不愁見不着爹爹。所以不但不愁別離，反恨不得爹爹即日身體復原，前往凝碧

崖替自己借鵰，好依計行事。不想那鵰聞言飛去，明明表示拒絕。又動了孺慕孝思，表面怕李寧看出，裝作無事，心頭上卻是懊喪難受到了極處。及至聽李寧說求白眉和尚代尋名師，纔展了一絲笑容。父女二人又談了一陣離別後的打算，俱都不得要領，橫也不好，豎也不妥當，總是事難兩全。直到深夜，纔由李寧催逼安睡。

英瓊心事在懷，一夜未曾閤眼，不住心頭盤算，到天亮時纔得閤眼。睡夢中忽聽一聲鵰鳴，急忙披衣下牀，冒着寒風出洞看時，祇見殘雪封山，晨曦照在上面，把崖角間的冰柱映成一片異彩。下望深潭，仍是白雲滃翳，遮蔽視線，看不見底。李寧起來較早，正在練習內功。忽見女兒披衣下牀，一躍出洞，急忙跟了出來。英瓊又把昨日鬥鵰的地方同自己遇險情形，重又興高采烈說了一遍。把李寧聽了個目眩心搖，魂驚膽戰，抱着愛女，直喊可憐。父女二人談說一陣，便進洞收拾早飯。用畢出來看時，晴日當空，陽光非常和暖，耳旁祇聽一片轟轟隆隆之聲，驚天動地。那山頭積雪被日光融化成無數大小寒流，夾着碎冰、矮樹、砂石之類，排山倒海般往低凹處直瀉下去。有的流到山陰處，受了寒風激盪，凝成一處處的冰川冰原。山崖角下，掛起有一尺許寬、二三丈長的一根根冰柱。陽光映在上面，幻成五色異景，真是有聲有色，氣象萬千。

李寧正望着雪景出神，忽見深潭底下白雲堆中，衝起一團黑影，大喫一驚，忙把英瓊往後一拉。定睛看時，那黑影已飛到了崖角上面，正是那隻金眼神鵰。英瓊心中大喜，忙喚：「金眼師兄快來！」說罷，便進洞去，切腊肉野味來款待。那鵰到了上面，朝李寧面前走來，叫了兩聲，便用鋼喙在那雪地上畫了幾畫。李寧認出是個「行」字，知道白眉和尚派它前來接引，不敢怠慢。先朝天跪下，默祝一番。然後對那鵰說道：「弟子尚有幾句話要向小女囑咐，請先進洞去，少待片刻如何？」那鵰點頭，便隨李寧進洞。英瓊已將腊野味切了一大盤，端與那鵰食用。那鵰也毫不客氣地盡情啄食。這時李寧強忍心酸，對英瓊道：「神鵰奉命接我去見師祖，師祖如此垂愛，怎敢不去？祇是你年幼孤弱，獨處空山，委實令人放心不下。我去之後，你祇可在這山頭上用功玩耍，切不可遠離此間。我隨時叩求師祖，與你設法尋師。洞中糧食油鹽，本就足敷你我半年多用。我走後，去了我這食量大的，更可支持年半光景。你周叔父一生正直忠誠，決不會中人暗算；他是我性命之交，決不會不回來看我父女。等他回來，便求他陪你到黃山尋找你世姊輕雲，引見到餐霞大師門下。我如蒙師祖鑒準，每月中得便求神鵰送我同你相見。你須好生保重，早晚注意寒暖，以免我心懸兩地。」說罷，虎目中兩行英雄淚，不禁流將下來。英瓊見神鵰二次飛來，滿心喜歡。雖知李寧不久便要別離，萬沒想到這般快法。既捨不得老父遠離，又怕老父親失去這千載一時的仙緣。心亂如麻，也不知如何答對是好。那神鵰食完腊野味後，連聲叫喚，那意思好似催促起程。李寧知道再難延遲，把心

一橫，徑走向石桌之前，匆匆與周淳留了一封長信，把經過前後及父女二人志願全寫了上去。那英瓊看神鵰叫喚，靈機一動，急忙跑到神鵰面前跪下，說道：「家父此去，不知何日迴轉。我一人在此，孤苦無依，望你大發慈悲，稟明師祖，來與我做伴。等到我尋着劍仙做師父時，再請你回去如何？」那鵰聞言，偏着頭，用兩隻金眼看着英瓊，忽然長鳴兩聲。英瓊不知那鵰心意，還是苦苦央求。一會兒工夫，李寧將書信寫完，還想囑咐英瓊幾句，那鵰已橫翼翩然，躍出洞去。李寧父女也追了出來，那鵰便趴伏在地。英瓊知道是叫李寧騎將上去。猛想起草索，急忙進洞取了出來，繫在那鵰頭頸之上。又告訴李寧騎法，同降下時那幾個危險所在。李寧一一記在心頭。父女二人俱都滿腹愁腸，雖有千言萬語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那鵰見他父女執手無言，好似不能再等，徑自將頭一低，鑽進李寧胯下。英瓊忙喊「爹爹留神」時，業已沖霄而起。那鵰帶着李寧在空中祇一個盤旋，便投向那深潭而去。

英瓊這纔想起有多少話沒有說，又忘了請李寧求白眉師祖，命神鵰來與自己做伴。適纔是傷心極處，欲哭無淚；現在是痛定思痛，悲從中來。在寒山斜照中，獨立蒼茫，悽悽涼涼，影隻形單。一會兒想起父親得道，必來超度自己；那白眉師祖又曾說自己不久要遇仙緣，異日學成劍仙，便可飛行絕迹，咫尺千里。立時雄心頓起，止淚爲歡，高興到了萬分。一會兒想起古洞高峯，人迹不到，獨居空山，何等淒涼；慈父遠別，更不知何年何月纔得見面。傷心到了極處，便又痛哭一場。又想周淳同多臂熊毛太見面後，吉凶勝負，音訊全無。萬一被仇人害死，黃山遠隔數千里，自己年幼路不熟，何能飛渡？一着急，便急出一身冷汗。似這樣弔影傷懷，一會兒喜，一會兒悲，一會兒驚惶，一會兒焦急。直到天黑，纔進洞去，覺得頭腦昏昏，腹中也有些飢餓。隨便開水泡一點飯，就着鹹菜喫了半碗。強抑悲思，神志也漸清甯。忽然自言自語：「呸！李英瓊，你還自命是女中英豪，怎麼就這般沒出息？那白眉師祖對爹爹那樣大年紀的人，尚肯度歸門下，難道我李英瓊這般天資，便無人要？現在爹爹走了，正好打起精神用功。等周叔父回來，上黃山去投輕雲世姊；即使他不回來，明年開了春，我不會自己尋了去？洞中既不愁穿，又不愁喫，我空着急做甚麼？」念頭一轉，登時心安體泰。索性凝神定慮，又做了一會兒內功，上牀拉過被子，倒頭便睡。她連日勞乏辛苦，又加滿腹心事，已多少夜不得安眠。這時萬慮皆消，夢穩神安，直睡到第二天巳末午初，纔醒轉過來。忽聽耳旁有一種輕微的呼息之聲，猛想起昨日哭得神思昏亂，進來時忘記將洞門封閉，莫不是甚麼野獸之類闖了進來？輕輕掀開被角一看，祇喜歡得連長衣都顧不及穿，從石榻上跳將起來，心頭怦怦跳動，跑過去將那東西抱着，又親熱，又撫弄。原來在她牀頭打呼的，正是那個金眼神鵰。不知何時進洞，見英瓊熟睡，便伏在她榻前守護。這時見英瓊起身，便朝她叫了兩聲。英瓊不住地用手撫弄它身上的鐵羽，問道：「我爹爹已承你平安揹到師祖

那裏去了麼？」那鵰點了點頭。回過鐵喙，朝左翅根側一拂，便有一個紙條掉將下來。英瓊拾起看時，正是李寧與她的手諭。大意說見了白眉師祖之後，已蒙他收歸門下。由師祖說起，纔知白眉師祖原是李寧的外舅父。其中還有一段很長的因果，所以不惜苦心，前來接引。又說英瓊不久便要逢凶化吉，得遇不世仙緣。那隻神鵰曾隨師祖聽經多年，深通靈性。已蒙師祖允許，命它前來與英瓊做伴，不過每逢朔望，要回凝碧崖去聽兩次經而已。叫英瓊好好看待於它，早晚用功保重，靜候周叔父回來，不要離開峨眉。師祖已說自己兒女情長，暫時決不便回來看望等語。

英瓊見了來書，好生欣喜，急忙去切臘味，祇是原有臘味被神鵰喫了兩次，所剩不多，便切了一小半出來與那鵰喫。一面暗作尋思：「這神鵰食量大，現值滿山冰雪，哪裏去尋野味與它食用？」心中好生爲難。那鵰風捲殘雲般喫完臘味以後，便往外跳去。英瓊也急忙跟了出來，祇見那鵰朝着英瓊長鳴，掠地飛起。英瓊着了慌，便在下面直喊，眼看那鵰在空中盤旋了一陣，並不遠離，纔放了心。忽地見它一個轉側，投向洪椿坪那邊直落下去。一會兒，那鵰重又飛翔回來，等到飛行漸近，好似它鐵爪下抓着一個甚麼東西。等到飛離英瓊有十丈高下，果然擲下一物。近前一看，原來是一隻梅花鹿，業已鹿角觸斷，腦漿迸裂，擲死過去。那鵰也飛身下來，向英瓊連聲叫喚。英瓊見它能自己去覓野食，越發高興。愛那鹿皮華美溫暖，想剝下來鋪牀。便到洞中取來解刀，將鹿皮剝下，將肉割成小塊，留下一點脯子，準備拿鐵叉烤來下酒。那鵰在一旁任英瓊動作，並不過去啄食。一會兒跳進洞去，抓了一塊腊豬骨出來，擲在英瓊面前。英瓊恍然大悟，那鵰是想把鹿肉腌熟再喫。當下忙赴後洞，取來水桶、食鹽。就在陽光下面將鹿肉洗淨，按照周淳所說川人腊燻之法，尋了許多枯枝，在山凹避風之處，將鹿肉腌燻起來。從此那鵰日夕陪伴英瓊，有時去擒些野味回來腌腊。英瓊得此善解人意的神鵰爲伴，每日調弄，指揮如意，毫不感覺孤寂。幾次想乘鵰飛翔，那鵰卻始終搖頭，不肯飛起，想是來時受過吩咐的。

過不多日，便是冬月十五，那鵰果然飛回凝碧崖聽經。回來時，帶來李寧一封書信，說自己要隨師祖前往成都一帶，尋訪明室一個遺族，順便往雲南石虎山去看師兄采薇僧朱由穆，此去說不定二三年纔得回來。到了成都，如能尋着周淳，便催他急速回山。囑咐英瓊千萬不要亂走，要好好保養、用功等語。英瓊讀完書信，難受一會兒，也無法可想，惟有默祝上蒼，保佑她父親早日得成正果而已。

時光易逝，轉眼便離除夕不遠。英瓊畢竟有些小孩子心性，便把在峨眉縣城內購買的年貨、爆竹等類搬了出來，特別替那隻神鵰腌好十來條腊鹿腿，準備同它過年。又用竹籤、

綵綢糊成十餘隻宮燈，到除夕晚上懸掛。每日做做這樣，弄弄那樣，雖然獨處空山，反顯得十分忙碌。到二十七這天，那鵰又抓來兩隻野豬和一隻梅花鹿。英瓊依舊把鹿皮剝了下來存儲。等到跑到洞中取鹽來腌這兩樣野味時，猛發覺所剩的鹽，僅敷這一回腌腊之用，以後日用就沒有了。急忙跑到後洞存糧處再看時，哪一樣家常日用的東西都足敷年餘之用，惟獨這食鹽一項，竟因自己祇顧討神鵰的喜歡，一個勁腌製野味，用得太不經濟，以致在不知不覺中用罄。雖然目前肉菜等類俱都腌好，足敷三四月之用，以後再打來野味，便無法辦理。望着鹽缸發了一會兒愁，想不出甚麼好辦法來，祇得先將餘鹽用了再說。一面動手，一面對那鵰說道：「金眼師兄，我的鹽快沒有了，等過了年，進城去買來食鹽，你再去打野味吧。現在打來，我是沒有辦法弄的啊。」那鵰聞言，忽地衝霄而起。英瓊知道它不會飛遠，司空見慣，也未在意。祇在下面喊道：「天已快交正午，你去遊玩一會兒，快些回來，我等你同喫午飯呢。」那鵰在空中一個迴旋，眨眨眼竟然不見。直到未初，還未迴轉。英瓊腹中飢餓，祇得先弄些飯喫。又把豬、鹿的心臟清理出來，與那鵰做午餐。

到了申牌時分，英瓊正在洞前習劍，遠望空中，出現一個黑點，知是神鵰飛回，便在下面連聲呼喚。一會兒工夫，飛離頭頂不遠，見那鵰兩爪下抱定一物，便喊道：「對你說食鹽沒有，你如今又不大願喫鮮肉，何苦又去傷生害命呢？」言還未了，那鵰已輕輕飛落下來。英瓊見它不似以往那樣將野獸從空擲下，近前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大蒲包，約有三尺見方，不知是甚麼物件。撕開一角，露出許多白色晶瑩的小顆粒。仔細一看，正是自流井的上等官鹽，足有二三百斤重，何愁再沒鹽用。歡喜若狂，忙着設法運進洞去。出來對那鵰說道：「金眼師兄，你真是神通廣大，可愛可佩！但是我父親曾經說過，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，不可妄取別人的東西，下次切不可如此啊！」那鵰祇是瞑目不答。英瓊便將預備與它喫的東西取來給它。正在調弄那鵰之時，忽然聞見一陣幽香，從崖後吹送過來。跟蹤過去看時，原來崖後一株老梅樹，已經花開得十分茂盛，寒香撲鼻。英瓊又是一番高興，便在梅花樹下徘徊了一陣。見天色已漸黃昏，不能再攜鵰出遊，便打算進洞去尋點事做。

剛剛走到洞口前面，忽見相隔有百十丈的懸崖之前，一個瘦小青衣人，在那冰雪鋪蓋的山石上面，跳高縱遠，步履如飛地直往崖前走去。她所居的石洞，因爲地形的關係，後隔深潭，前臨數十丈的削壁斷澗，天生的奇屏險障。人立在洞前，可以把十餘里的山景一覽無遺。而從捨身巖上來，通到這石洞的這一條羊腸小徑，又曲折，又崎嶇。春夏秋三季，是灌木叢生，蓬草沒膝；一交冬令，又佈滿冰雪，無法行走。自從李寧父女同周淳、趙燕兒走過外，從未見有人打此經過。英瓊見那青衣人毫不思索，往前飛走，好似

輕車熟路一般，暗暗驚異。心想：「這塊冰雪佈滿的山石上面，又滑又難走，一個不小心，便有粉身碎骨之虞。自己雖然學了輕身功夫，都不敢走這條道上下，這人竟有這樣好的功夫，定是劍仙無疑。莫不是白眉師祖所說那仙緣，就是此人前來接引麼？」正在心中亂想，那青衣人轉過一個崖角，竟自不見。正感覺失望之間，忽然離崖前十餘丈高下，一個人影縱了上來。那鵰見有人上來，一個迴旋，早已橫翼凌空，祇在英瓊頭上飛翔，並不下來，好似在空中保護一般。英瓊見那上來的人穿着一身青，頭上也用一塊青布包頭，身材和自己差不多高下，背上斜插着一柄長劍，面容秀美，裝束得不男不女，看去甚是面熟。正要張口問時，那人已搶先說道：「我奉了家師之命，來採這凌霄崖的宋梅，去佛前供奉。不想姊姊隱居之所就在此間，可稱得上是幸遇了。」說時，將頭上青布包頭取下，現出蠔首蛾眉，秀麗中隱現出一種英姿傲骨。來的這個女子，正是那峨眉前山解脫庵廣慧師太門下帶髮修行的女子余英男。英瓊自那日城中回來，先是父親生病，接着父女分離，勞苦憂悶，又加大雪封山，無法行走，早已把她忘卻。現在獨處空山，忽然見她來做不速之客，又見人家有這一身驚人的本領，一種敬愛之心油然而生。自己正感寂寞的當兒，無意中添了一個山林伴侶，正好同她結識，彼此來往盤桓。先陪她到崖後去採了幾枝梅花，然後到洞中坐定。英男比英瓊原長兩歲，便認英瓊做妹妹。二人談了一陣，甚是投機，相見恨晚。英男因不見李寧，便問：「尊大人往哪裏去了？」英瓊聞言，不由一陣心酸，幾乎落下淚來，便把李寧出家始末說了一遍。說到驚險與傷心處，英男也陪她流了幾次熱淚。漸漸天色已晚，英瓊掌起燈燭，定要留英男喫完飯再走。英男執意不肯，說是怕師父在家懸望。答應回庵稟明師父，明日午前準定來做長談，大家研究武術。英瓊挽留不住，依依不捨地送了出來。

這時已是暮靄蒼茫，暝色四合，山頭積雪反映，依稀辨出一些路徑。英瓊道：「姊姊來的這條路非常險滑，這天黑回去，妹子太不放心。還是住在洞中，明日再行吧。」說到此處，忽聽空中一聲鵰鳴。英瓊又道：「祇顧同姊姊說話，我的金眼師兄還忘了給姊姊引見呢。」說罷，照着近日習慣，嘬口一呼。那鵰聞聲便飛將下來，睜着兩隻金眼，射在英男面上，不住地打量。英男笑道：「適纔妹子說老伯出家始末，來得太急，也不容人發問。當初揹妹妹去見白眉師祖的就是它麼？有此神物守護，怪不得妹子獨處深山古洞之中，一絲也不害怕呢。」說罷，便走到那鵰面前，去摸它身上的鐵羽。那鵰一任她撫摸，動也不動。英瓊忽然驚叫道：「我有主意送你回去了。」英男便問何故？英瓊道：「不過我還不知道它肯不肯，待我同它商量商量。」便朝那鵰說道：「金眼師兄，這是我新認識的姊姊余英男，現在天黑，下山不便。請你看我的面子，送她回去吧。」那鵰長鳴一聲，點了一點頭。英瓊大喜，便向英男說道：「金眼師兄已肯送你回去，姊姊害怕不？」英男道：「我怎好勞你的金眼師兄，怕使不得吧？」英瓊道：「你休要看輕它

的盛意。它祇揹過我兩次，現在就再也不肯背了。不然我騎着它到處去玩，哪裏還會悶呢！你快騎上去吧，不然它要生氣的。」英男見英瓊天真爛漫，一臉孩子氣，處處都和自己情投意合，好不高興。又怕英瓊笑她膽小，祇得點頭答應。英瓊纔高高興興把草索取來，繫在鵰頸，又教了騎法。英男作別之後，騎了上去，立時健翮凌雲，將她送走。英瓊便回洞收拾晚飯，連夜將石洞打掃，宮燈掛起，年貨也陳設起來，準備明日嘉客降臨。一會兒工夫，那鵰飛回。英瓊也就安歇。

第二日天纔一亮，英瓊便起牀將飯煮好。知道英男雖在庵中喫素，卻並未在佛前忌葷。特地爲她煮了幾樣野味，同城內帶來的菜蔬，崖前掘來的黃精、冬筍之類，擺了一桌。收拾齊備，便跑到崖前去望。到了午牌時分，正要請那鵰去接時，英男已從崖下走來。二人見面，比昨日又增加幾分親密。進洞之後，英瓊自然是殷勤勸客。英男也不做客氣，痛快喫喝。石室中瓶梅初綻，盆火熊熊，酒香花香，融成一片。石桌旁邊，坐着這兩個絕世娉婷的俠女，談談笑笑，好不有趣。那廣慧大師原先也是一位劍俠，自從遁入空門，篤志禪悅，別有悟心，久已不彈此調。因此英男雖相從有年，僅僅傳了些學劍入門的內功口訣，以做山行防身之用。她說英男不是佛門弟子，將來尚要到人世上做一番事業，所以不與她落髮。昨日英男回去，說明與英瓊相遇，廣慧大師笑道：「你遇見這個女魔王，你的機緣也快到了。你明日就離開我這裏，和她同居去吧。」英男疑心大師不願她和英瓊交友，便說英瓊怎樣的豪爽聰明。師父說她是女魔王，莫非她將來有甚麼不好麼？大師道：「哪裏有甚麼不好，不過我嫌她殺心太重罷了。你同她本是一條路上人，同她相交，正是你出頭之日。我叫你去投她，並非不贊成此舉，你爲何誤會起來？」英男聞大師之言，纔放了寬心。不過從師多年，教養之恩如何能捨？便求大師准許同英瓊時常見面，卻不要分離纔好。